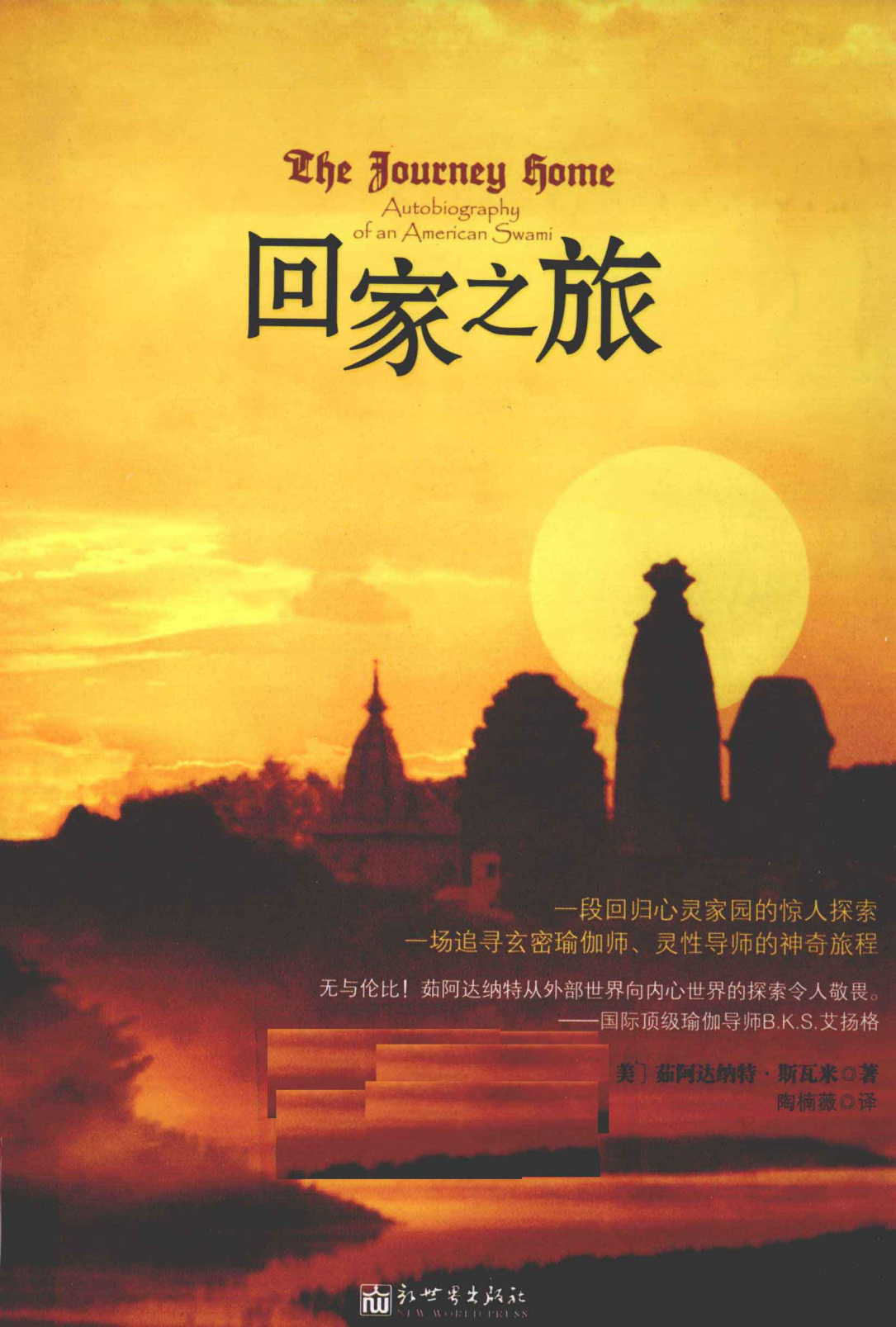




The Journey Hom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Swami

回家之旅

一段回归心灵家园的惊人探索
一场追寻玄密瑜伽师、灵性导师的神奇旅程

无与伦比！茹阿达纳特从外部世界向内心世界的探索令人敬畏。

——国际顶级瑜伽导师B.K.S. 艾扬格

美] 茹阿达纳特·斯瓦米◎著
陶楠薇◎译



The Journey Hom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Swam*

[美] 茹阿达纳特·斯瓦米◎著

陶楠薇◎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回家之旅 / (美) 斯瓦米 (Swami, R.) 著 ; 陶楠薇译.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04-2161-7

I. ①回… II. ①斯… ②陶… III. ①斯瓦米, R. — 自传 IV. ①K837. 125.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89182号

北京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 01-2011-5385

The Journey Hom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Swami © 2010 Mandala Publishin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andala Publishing, 10 Paul Drive, San Rafael,
California 94903, USA. www.mandala.org
Arranged through Golden Vedic Culture Propagation (Beijing) Co., Ltd.

回家之旅

作 者: (美) 茹阿达纳特·斯瓦米 (Radhanath Swami)
译 者: 陶楠薇
责任编辑: 刘 媛
校 对: 张海霞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刘社涛
出 品: 北京阳光博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张: 13. 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161-7
定 价: 49. 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献给不同信仰中我的指导者们，当我在回家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时，他们致以同情和智慧。

献给以无私和奉献之情哺育了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从没放弃我这个任性的儿子。

献给我的古茹，他以无限的爱改变了我的生命。

献给众多真诚的灵魂，那些也在探寻着被遗忘的心灵财富的兄弟姐妹们。

tvayi me nanya-visaya
matir madbu-pate sakrit
ratim udvabatad addba
gangevaugbam udanvati

“玛杜之主呀！正如恒河之水无阻滞地流向大海，愿你不断地吸引我，不让我的注意力转向他人。”

Srimad Bbagavatam 1.8.42

母亲琨缇 (Mother Kunti)





就在我从巴格玛提（Bagamati）河冰冷的喜马拉雅山河水里徐缓爬出的时候，我看到两堆灰烬，一堆来自于焚化坑，另一堆来自祭祀之火。我当时只穿着缠腰布，冷风使我彻骨冰凉。一阵强烈的渴望俘获了我。我浑身战栗，独自一人，几乎饿死，远离家园——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所有的找寻都将会是徒劳无功吗？透过一棵老榕树的枝杈，我仰头凝视闪烁的群星。夜鸟们用柔和的颤音唱着忧郁的歌。神圣的火沿着河岸明亮地燃烧，圣人们向火焰中投入刺鼻的药草供品，他们的头发像绳子一样缠结着，延伸到膝盖之下。他们从闷烧的残余物中铲出一捧捧灰烬，涂抹于身上。完成仪式后，他们向我向往进入的神圣祭坛行进。

那是1971年的春天，尼泊尔的帕舒帕提纳特（Pashupatinath），朝圣者的洪流在那晚交汇于此。刚过二十岁的我感到距离芝加哥郊区的家有半个星球那么遥远，我渴望着一个圣地的慰藉，一个我能祈求到指导的地方。距此刻一小时之前，我走近一座古老的庙宇，高耸的大门上雕刻着神秘的狮子、蛇、神祇、女神。当我攀登在石阶上，由于期盼而兴奋异常时，一位守门人用他的棒子打在我的胸膛。我双膝跌倒，喘息着呼吸。看门人和两侧的警察一起，拦住了



我的路，叫道：“你是外国人！出去！”他们裹着头巾、穿着军装的长官冲上前来，两眼燃烧着，用他的棒子敲着一个写有“外国人禁入”的标识。

“从这儿出去！”他咆哮着。“如果你再试一次，就会狠狠挨揍，并被扔到监狱里。我可不敢说那里愤怒的暴徒们会做什么。”他让手下保持警惕。我回到河岸，垂头丧气。对灵性价值的强烈渴求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我不可能回头。

现在，看到这些圣人之后，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跪倒在一堆闷烧的祭祀之火的坑边，将双手深深插入温热、粉末状的灰烬里。我颤抖着，用灰涂过瘦骨嶙峋的身体，从缠结的头发到起着茧子的赤脚。发霉的粉末钻进我的鼻孔，窒息了我的喉咙，烘烤着我的嘴。我把两张布满河水水渍的单子缠在上身和下身当做长袍，再次向门口潜去，心在胸膛剧烈地撞击着。

同样的守卫手持大棒站立守护着，但他们没认出我，让我进去了。进入环绕着古老神坛的宽敞开阔的庭院时，我心想，如果在这里被抓住，我可能被杀死。几千人挤在乱哄哄的队伍里，等待晋见神坛。每次只允许一个人进入。我耐心地排到队尾，缓慢地向前移动。突然，刚才曾拦住我的警察长官过来了。我倒吸一口气，把脸转开，我的肾上腺素激增。他就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凝视我被灰覆盖的脸，之后用当地的印度语嚷出一个问题。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知道这时如果我说出一个英文词就完了。见我没有回答，他盯住我，枪林弹雨般的问题开始射过来，并且这次声音大得多。我的脑海里呈现出在尼泊尔肮脏的监狱里虚度时光乃至更糟的想法。我知道他受过明察任何可疑事物的训练，便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站着。他认出了我吗？我只能猜测。

突然，我心里又生出了另一个主意。我把一只手掌盖在嘴上，左右摇晃另一只手。那些发誓永不讲话的摩尼·巴巴（mauni baba）经常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誓言。

长官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走。他要把我带到哪儿去？我被捕了吗？他叫喊着。立刻有两个警察跑过来。在这样的包围中，我被拽过朝圣者的队伍，直至到达最为拥挤的地方。我的逮捕者们举起棍棒，如响雷般地咆哮。会是一次示众的鞭打吗？众人会因为我褻渎了他们神圣的殿堂而把我撕裂吗？随着人群散开，他们越来越大声地叫喊。我等待着，惊恐不安。那男子将我一直拖过混乱的人群，直到我发现自己就站到了神坛的正前方，那是一座彩色的塔，檀香的香气旋转着涌出。前面站着一头巨大的石牛。神坛上矗立着一具希瓦（Shiva）神的石像，由刺绣的丝绸装饰着，伴着黄金和珍贵宝石闪闪发光。长官举起了大棒，捏住我的手臂。他要直接在神像面前打我吗？

他被副手们环绕着，棒子举过头顶，他高叫着命令一位祭师，祭师冲进神坛里。我等待着，震颤发抖。从内堂里，一位穿着红色丝绸长袍的高级祭师出现了。一道显眼的红色粉末环装饰着他的额头，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以及一串干茄爪克沙（rudraksa）种子。他以催眠般的深沉音调，念诵曼陀罗，“Om Namah Shivaya。”

我的逮捕者，即使在寒风中，他健壮的身体仍然大汗淋漓，又对祭师喊叫了一些我依然听不懂的话。高级祭师认真地聆听着。他点点头，闭上眼睛，停顿下来。片刻之后，众多朝圣者不耐烦地喧闹起来。之后，高级祭师端正了姿势，深吸一口气，开始念诵古老的梵文诗节中的原文。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将一条头巾缠在我的头上。之后，在我肩膀上围了一条披肩，往我颈上套了几条茉莉和

夜皇后花的花环，在我额前涂上檀香浆，并献上藏红花味的水给我喝。我茫然地站着，意识到那个警察，向后驱赶人群是为了给我一个专门的机会崇拜主，并接受庙宇的敬意。警察长官怀着谦卑深深鞠躬，之后双手合十向我祈祷祝福，离开了。

是他没有认出我的伪装，或是他注意到了我是谁而崇敬我的决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使我深刻地谦恭起来。我违背了人的法，理应受到鞭打，但神是仁慈的。站在神坛前，我的四肢覆盖着灰烬，我灰色的苦行者的长袍和缠结、毛糙的头发上奇异地覆着丝绸和鲜花，我合紧泪眼，双手合十，祈祷在继续的旅程中，我真正的道路能够得以揭示。

回到岸边，我坐在冷冷的土地上。这是一个无月的夜。群星在黑暗的天空闪烁，一阵微风使森林充满了怒放的茉莉花香，一只猫头鹰咕咕的叫声划破沉寂。凝视着下游，我思量着命运之河接下来将会把我带向何方。我是怎么过起了这与我生长环境如此不同，但我的灵魂又如此熟悉的生活？





前 言 / 009

第一部分 向东方行进 / 1

1. 成长在芝加哥的美国犹太青年 / 3
2. 踏入欧洲——流浪 / 19
3. 反叛者的表象掩不住灵性的火花 / 34
4. 从内心召唤目的地 / 45
5. 通过土耳其“关闭的边境” / 52
6. 贫民窟中的生死较量 / 58
7. 又历险情 / 65
8. 沙漠星空下的挂念 / 70
9. 瘾君子、穆斯林圣人 / 76
10. 阿富汗的课程 / 80
11. 逃出欲火 / 90
12. 最后的门槛 / 97

第二部分 母亲——印度 / 103

1. 在印度的第一天 / 105
2. 世界瑜伽大会后初遇神秘蓝色男孩 / 115
3. 恒河石上的新圣人 / 125
4. 修院和山洞里的瑜伽师 / 137
5. 父爱、母爱 / 146
6. 纳嘎巴巴 / 162
7. 在德里、瓦拉纳西、伽亚、加尔各答的不同际遇 / 169
8. 孟买揭秘 / 186

第三部分 喜马拉雅山朝圣 / 195

1. 祈祷导师的出现 / 197
2. 在摩洛甘吉得到预言 / 204
3. 探索道路中的启示 / 209
4. 圣河的生死考验 / 216
5. 主茹阿玛的奉献者 / 224
6. 犬齿逃生中的觉悟 / 233
7. 道路上的危险和不同圣人共同的品质 / 241
8. 稻田里的奇迹 / 254
9. 命运安排的车站 / 259

第四部分 仁慈的森林 / 265

1. 留在了温达文 / 267

2. 康复在修院 / 275
3. 双亲的焦虑 / 282
4. 嬉皮领军人的古茹 / 286
5. 修院中的更多故事 / 293
6. 漫游在温达文 / 304
7. 奇妙的圣人 / 311
8. 壁橱间庙宇里的仆人 / 317
9. 瓦尔莎纳 / 327
10. 险些被驱逐 / 336
11. 重逢在温达文 / 347
12. 听门徒讲导师的故事 / 357
13. 被爱征服 / 363
14. 回家、离家 / 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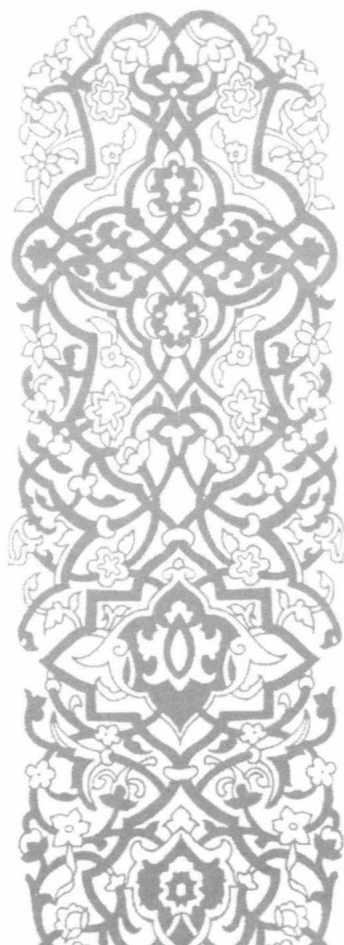
编后记 / 385

作者附记 / 397

致谢 / 399

第一部分

向东方行进





成长在芝加哥的美国犹太青年

我最好的朋友丹尼（Danny）和我爬过吱嘎作响的楼梯，来到他家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突然间，一个直觉闪过我的脑海——我其实不该到这儿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在房间的中央，一个重两百五十磅的杠铃支在金属挂钩上。丹尼夸耀道：“我爸爸每天举这个。”我当时七岁，瘦瘦小小，留着黑色的短发，有棕色的眼睛和棕黑的肤色。触碰那冰凉的重物，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

丹尼转向我，“瑞奇（Richie），我要给你看一个大秘密。”他把食指放在唇上，低声说：“你能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他爬上一个架子，攀上高高的橡架屋顶，拿了一把铜钥匙下来。之后，他把我引到一个比我们还大的木橱前，打开锁，把门拉开。他指向一摞杂志。

“去，拿一本看看。”丹尼微笑着。

我过去了。书里满是裸体女子搔首弄姿的照片。我小小的身体不寒而栗。此前从没见到过一个女孩衣服下面是什么。这看上去很怪异而且应该是受到禁止的。

“很棒吧，哈？”丹尼问我。

我点点头，不知如何作答。我把杂志合上，胡乱推回到橱子里。

“来看看抽屉里是什么。”他把抽屉拉开，露出两把手枪、若干



只手榴弹。“我父亲总是把手枪上膛，而且手榴弹是真的。”他递过一个手榴弹给我，“给，拿着。”

捧着这冰冷沉重的金属，我战栗起来。“太棒了，”我喃喃地说。为了掩饰恐惧，我小心翼翼地把武器放回抽屉。

“瑞奇，等等，再看看这个。”

丹尼拉开橱子里的两扇门，露出一个祭坛。那里面，相框中照片里的人物用不祥的眼光直直盯住我。我惊恐万分地发现自己正和阿道夫·希特勒正面对峙。相片两侧端正地悬着绣着纳粹十字党徽的臂章，下面挂着一把柄上有闪闪发亮的十字党徽浮雕的短匕首。我的心一沉。骇人的景象闪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经常听长辈们述说那场纳粹针对我们亲人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在纳粹1941年占领了我们祖籍地立陶宛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得到祖父家人的任何音信。

丹尼向我耳语：“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父母恨你。”

一阵热流从我胃里涌上喉咙。“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吗？”

“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他们说你们杀死了耶稣。”

“什么？”我站着，瘫了一般。我所听到的完全不合情理。

“我父亲说连神都恨你们。”

他父母沉重的脚步声随着我们头顶天花板上的吱嘎声传来。我不知道自己该跑、该躲起来，还是该哭泣。

“那你恨我吗，丹尼？”

“不，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因为你是个犹太人，也许我长大了会恨你。但我不愿恨你。”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丹尼锁上了木橱，把我带到楼上的餐桌旁，他妈妈准备了两盘

香草曲奇和两杯冰牛奶，等着我们。她笑得很紧张。地板上一阵大声的嘎嘎响宣告着丹尼父亲的进入，他健壮结实，方方的下颚，灰色的平头，尖锐的小眼睛，笑起来不阴不阳，让我不寒而栗。我在他面前感到异常脆弱。

可能曲奇里下毒了？我想。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不敢吃。

“吃呀，瑞奇，怎么了？”他妈妈询问。

吃曲奇时我挣扎着掩饰痛苦。每咬一口都祈祷神保佑我。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苍白得像个鬼魂。在那个年纪我还没有什么思考能力，只觉得自己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妈妈用温和的微笑欢迎我回家。她站在厨房，腰上系着围裙，在餐桌上揉面团。“我在给你做苹果酱卷，瑞奇，你最喜欢的。”

“妈，神恨我吗？”我问道。

“不，当然不恨。神爱你。”她把擀面杖放在桌上，眉头皱起。

“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

我不敢告诉她。“我不知道。我猜只是好奇而已。”为了躲开进一步的询问，我跑到了楼上自己的卧室里。

我信任母亲。我相信神爱我。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我努力地想去领会爱与恨的矛盾，两者都与同一位神联系着。

在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我经常秘密地在思索中或是柔声轻语中祈祷。大多时候我在床上祈祷到入睡。在祈祷时，我体验到受保护的感觉，还感到有人在听着我的述说。我相信神听到了我。但我对此充满疑问。这个被称为“神”的人是谁？我经常这样寻思着。

他是不是像一块巨大的云彩或阴影，近乎无形？还是像一位